

中医证研究的困惑与对策

梁茂新等 著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
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
定方式，经过这样的否定，它同时就
获得发展，每一种观念和概念也是
如此。

——恩格斯

序

在 80 年代末，就曾设想围绕证的研究问题集中写点东西。由于对证的研究现状的认识需要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繁复的逻辑思辨；而一些观点的提出还要借助适宜的学术背景和人们理智宽容的心态，因而，在当时尚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只好搁置了这个涌动数载的念头。

实际上，我们没有等待。随着证的理论研究波及的范围不断扩大，越发强烈地感觉到，如果不抓紧总结与证有关的各类研究的现状和问题，学术界将陷入难以自拔的窘境，并将为此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于是，通过专题论文不间断向学术界释放信息，把一些不够成熟的见解公诸学术界，企冀能够引起共振，以为中医药学术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应当说信息的反馈是迅捷的。或毁或誉都会引发更深层次的理性思考，并从中汲取教益。值得欣慰的是，尽管利益驱动改变着人们的价值取向，但学术界始终没有冷落证的理论探索，并已开辟出几块属于中医理论研究者自己的学术园地。

从人们对证的理论研究的热情关注和积极参与，可以印证这样的推断：只有拨动证这个中医学术界最为敏感的神经，才能触及到中医药学继承与发展的核心问题。显而易见，与证有关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势必引发中医药学的一场深刻的变革。有鉴于此，证的理论研究已经成为刻不容缓、亟待运作

的重大课题。

现在，我们已不再苛求自己，就象学术界不曾苛求我们那样，开始着手把那些极不成熟的观点整理成册。坦率地说，我们不想同时也不可能预先给出证的理论研究的最终结果，而以往与证有关的各类研究的最大缺陷和失误正在于其研究结论都是先验的，事先规定好的。倘若此书能够客观地阐明证的各类研究所存在的疑点和弊端，并大略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方法，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就算达到了目的。

在对与证有关的各类研究条分缕析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证概念本身的问题。无论如何，对学术界普遍钟爱的概念评头品足，总会引起感情上的纠葛。中医学似乎更需要保护，而不是批评，哪怕是善意的批评。熟谙中医药学近现代发展史的人，或许更多一份这样的理解和情感。因此，写这个小册子自始至终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心绪。应当承认，撰写此书确实经历了一次痛苦的选择。时下，我们确实已别无选择，学术界也已无路可走，回避证的问题无异于回避现实，只有正视并尽快解决这些问题，中医学才能在继承中有所创新，在衰落中获得振兴。倘能如此，便可聊以自慰了。

把握和探讨证的各类问题，需要有丰富的中医临床经验，良好的实验研究素养和中医理论方面的精深造诣，这些都是我们所不具备的。因此，观点的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若能承蒙学术界同仁的指点，我们将感到十分快慰。

本书由梁茂新负责总体设计和统稿，每个章节的撰著者均将姓名直接附于文末，以示郑重。本书的撰著，自始至终得到张虹编辑的热情支持与帮助，借此机会，谨致谢忱。

梁茂新

1997年10月于沈阳

目 录

第一章 中医证研究的概况	(1)
一、证研究的起因	(2)
二、证研究的运行轨迹	(3)
第二章 证本质研究的困惑与启示	(7)
一、五脏证本质研究的现状与困惑	(8)
(一)肾本质研究的现状与困惑	(8)
(二)脾本质研究的现状与困惑	(12)
(三)心本质研究的现状与困惑	(15)
(四)肺本质研究的现状与困惑	(17)
(五)肝本质研究的现状与困惑	(18)
(六)五脏本质研究困惑的症结	(19)
二、阴虚证和阳虚证本质研究的现状与困惑	(21)
(一)阴虚证和阳虚证本质研究的现状	(21)
(二)阴虚证和阳虚证本质研究的困惑	(23)
(三)阴虚证和阳虚证本质研究存在问题 的症结	(27)
三、寒证和热证本质研究的现状与困惑	(28)
(一)寒证和热证本质研究的现状	(28)
(二)寒证和热证本质研究的困惑	(30)

(三)寒证和热证本质研究问题的症结	(34)
四、血瘀证本质研究的现状与困惑	(35)
五、以环核苷酸为指标的证本质研究的现状与 困惑	(40)
六、微观辨证的可行性分析	(48)
 第三章 证的动物模型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63)
一、病因模型证属性认定的问题	(64)
二、症状在动物模型证属性认定中的问题	(65)
三、由证本质研究的结论认定动物模型证属性 的问题	(67)
四、方药反证法在动物模型证属性判断中的问题	(69)
五、中医动物模型证属性判定的方法和对策	(74)
 第四章 证的规范化研究的取向与评估	(78)
一、单证规范的思路与方法	(78)
二、综合性证的规范化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83)
三、证的法规样规范的利弊	(89)
(一)《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证的 问题面面观	(90)
(二)《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中证的问题 纵横谈	(100)
四、症状在病证规范中的定量处理问题	(106)
(一)病证所辖症状的专属性问题	(107)
(二)症状轻重程度的量化问题	(110)
(三)病证所含症状的数量问题	(112)
五、证的规范化研究的基本内容和程序	(114)

(一)证名的规范	(114)
(二)证的数量的规范	(115)
(三)证与病相互关系的规范	(116)
(四)证属症状及其数量的规范	(116)
(五)证的诊断标准的规范	(117)
(六)证的纳入病例标准的规范	(118)
(七)证的症状疗效判定标准的规范	(118)
第五章 与证易混概念的辨识	(123)
一、证与证候	(123)
二、证与症(状)	(126)
三、证与病机	(130)
四、证与证型	(133)
五、证与病	(134)
第六章 辨证论治在中医诊疗体系中的 地位及其得失	(137)
一、审因论治与辨证论治的关系	(138)
二、审机论治与辨证论治的关系	(141)
三、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的关系	(144)
四、抓主症治疗与辨证论治的关系	(148)
五、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论治的类型和地位问题	(150)
六、辨证论治在中医诊疗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得失	(153)
(一)辨证论治的现状与表现形式	(153)
(二)辨证论治特色地位的基本估计	(157)
(三)辨证论治的利弊得失	(158)

第七章	证研究的突破口	(168)
一、对前期选定突破口的回顾	(169)	
二、中医证研究的突破口应当选在何处	(174)	
(一)在辨证论治经验事实的矛盾中选定	(175)	
(二)在学术争鸣的焦点问题上选定	(176)	
(三)在证本质研究存在的基本问题中选定	(178)	
第八章	证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间现实 存在的逻辑矛盾	(181)
一、统编教材中证名质疑	(182)	
二、新创诸证辨析	(184)	
三、八纲证与二级证发难	(185)	
四、脏腑证析疑	(187)	
五、证概念的定义之思考	(189)	
第九章	与证相关的概念(范畴)和理论	(192)
一、证与阴阳和阴阳学说	(193)	
二、证与脏腑、脏腑学说和五行学说	(197)	
三、证与八纲和六淫	(204)	
四、证与气血津液及其他	(208)	
第十章	证的理论研究与中医发生学研究	(213)
一、问题的提出	(213)	
二、中医发生学研究方法的初步尝试	(215)	
三、中医发生学研究的定义和目标	(222)	
四、开展中医发生学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226)	

五、中医发生学研究在证的理论探讨中的运用	(230)
第十一章 证的研究与中医学发展观 (232)	
一、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	(233)
二、几种样式的中医学发展观	(236)
三、中医药学研究应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	(244)
(一)中医学赖以建构的哲学基础	(245)
(二)中医学的遗传与变异	(250)
(三)中医学的证实与证伪	(260)
四、中医证研究中的哲学问题	(265)

第一章

中医证研究的概况

轰轰烈烈的中医证的研究大致经历了 40 个年头。参加或目睹了这一研究的人都知道, 这是一次参加研究人员和单位众多、耗资巨大的全方位攻关; 是一项多学科参与的在现代中医药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科学探索; 这是几代人企盼获得丰厚回报的大面积挖掘; 同时又是一次只有开头和过程, 尚无结尾的旷日持久的学术远征。

在这一研究中, 聚集了一大批中医、中西医结合和来自其它学科的专家学者。他们象拓荒的牛, 在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资借鉴的条件下, 在证的学术研究的田园里辛勤耕耘。其中许多人为完成这一伟大壮举不遗余力地奉献出毕生的精力, 他们的治学态度和献身精神为后学者树立了楷模。

不过, 我们必须承认, 40 年来, 证的研究一直未能迎来硕果累累的时刻。尽管我们曾为一时的局部的成功而振奋, 曾为获得多项此类成果奖而倍受鼓舞, 但时至今日, 我们毕竟没有找到开启证这个学术迷宫的钥匙。仅就这一点便足以说明, 证的研究尚未取得可以聊以自慰的阶段性成果。

在学术界, 如何评价证的研究, 始终存在“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认识, 这是很正常的。近年来, 从普遍存在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可以看出, 人们对证的研究的总体共识在不断扩大, 即感到证的研究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一时尚难

以深入，而问题的产生似乎主要来自学术体系的内部。尽管如此，并未改变各自对证研究具体问题的看法。时下，证的研究难以推进，正处在亟待摆脱的胶着状态。于是，证的研究的研究，亦即证的各类研究利弊得失的归纳总结性研究，便适时地提出来了。

在参与证研究的研究之前，简要地回顾一下证研究的状况是必要的。

一、证研究的起因

50年代初，祖国医药学的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时期。经历长期压抑和排斥的中医界，在“团结中西医”政策的指导下，开始在比较宽松的条件下讨论自身的发展问题。在1951～1953年间，《新中医药》和《北京中医》（现《中医杂志》的前身）两种期刊分别以“现代医学和中医的结合”和“中医科学化”为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中西医人员之间和中西医界之间的隔阂开始消除，彼此间的交流和了解逐渐增多，为日后开展的证本质研究做好了思想方面的准备。

在当时比较宽松的背景条件下，要想发展中医药学，必须明确直接切入的突破口。在此期间，伴随中医院校的组建和统编教材的编写，需要在中医基础理论方面统一认识，这样一来，学术界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进入了比较繁荣的发展时期，搜寻学术研究的突破口的工作也在此间同时进行。1955年，任应秋先生发表了题为“中医的辨证论治的体系”的文章⁽¹⁾，与此同时，秦伯未、姜春华诸先生分别撰文，全面阐述和介绍辨证论治体系，得到学术界的首肯，进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确立了辨证论治在整个中医诊疗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并为

后来把辨证论治确立为两大特色之一奠定了理论基础。于是，辨证论治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医科学化的切入点。

突破口选定后，还缺少一个基本条件，就是研究人员。此时，“团结中西医”和“西医学习中医”的政策使一批热爱中医工作的西医人员学习和掌握了中医，他们义不容辞地担当起用现代医学的方法研究中医辨证论治理论的历史重任，并把研究的具体目标首先定位在藏象学说的肾本质的研究上来。从此，中医证的研究拉开了序幕。此时正值 50 年代末期。

回顾这一过程，即可对证本质研究（作为证研究的先导）的起因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可以说，开展证本质研究是在老中医的直接倡议和指导下进行的；是中医界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提出的现实要求；是中医科学化在当时必然的唯一选择。

二、证研究的运行轨迹

把证本质研究的第一站选定在肾本质研究方面，还基于一个大的学术背景条件，即藏象学说在中医辨证论治中的核心地位已经确立，也就是说，学术界已经获得了这样的共识：辨证论治是中医诊疗体系的核心，脏腑证的辨治则是核心中的核心。因此，证本质研究便由五脏证中肾本质的研究起步。

60 年代初，肾本质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即发现多种疾病诊为肾阳虚证者具有同一客观指标的相同改变，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震动。此间，学术界又开展了八纲证的实质研究，主要围绕阴阳、寒热和虚实对应六纲进行本质方面的探索。总体说来，当时的研究规模较小，局限在几个单位和地区。

在经历了将近 10 年的沉寂之后，70 年代中期，证本质研

究进入了全面铺开、向纵深发展的时期。一方面，肾本质的研究继续扩大战果，阴阳等八纲证在寻找新的检测指标；另一方面，脾本质和血瘀证本质的研究也相继启动。在 70 年代的后几年，整个中医界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证本质研究的热潮，这一趋势给人们的预感是，全面揭示中医证的本质已经为期不远了。

中医证的动物模型的研究虽然稍微滞后于证本质研究，但两者实际上是一种孪生的关系。证本质研究向前推进一程，中医证的动物模型的研制便跨跃一步。证本质研究拓展到哪个领域，证的动物模型的研制便尾随其后，追踪到哪里。哪个方面证的研究最红火，哪方面证的动物模型自然造得也就最多。如肾虚、脾虚和血瘀证研究最广泛，最深入，3 种证的动物模型种类也就最多。从证的动物模型的研究过程来看，有学者将其分为 4 期，即 1960~1976 年为散在发生期；1977~1984 年为方法尝试期；1984~1988 年为初步总结期；1988~1990 年为实用期^[2]。四期之间不是截然分开的。可以看到，证本质研究与证的动物模型研究彼此照应，互相利用，互相促进，在 80 年代前后，共同代表着中医学研究与发展的主流。

进入 80 年代以来，伴随着证本质研究的呼声越来越高，某些证的本质揭示得越来越深刻，人们的忧虑也与日俱增。这种忧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现实的一切研究都是在中医学尚未进行规范的情况下进行的，具体说来，证本质研究和中医临床研究等都是在未对中医诸证进行规范的情况下展开的。由于证的称谓不尽相同，构成证的症状不尽一致，证的诊断标准也有所区别，因而证的相关性研究（包括基础和临床）可能出现某些差异。故而认为，加速规范化建设，是中医学向

客观化和科学化迈进的先决条件。随后，中医规范化研究以证的规范化研究为龙头，并成为证的研究的另外一翼。其二，人们开始对证本质研究能否在中医理论体系的框架之内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产生怀疑。甚至认为，证本质研究是把中医学放在从属位置上，用现代医学的方法和手段验证和改造中医学。证本质研究前进一步，中医传统的学术领地便丢失一分，如此持续下去，只能使中医学日趋丧失自主发展的学术地位。坚持这种认识的人，对证本质研究持否定的态度，且断言：用现代医学的方法和手段研究中医的证，只能使中医西医化，此外不会有其它结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辨证论治和整体观作为中医药学的两大特色非常严肃地提出来了。

面对批评，证本质研究未予理会，在各级招标课题对藏象学说研究、证本质研究和中医证的动物模型研究的资助下，向更广更深更新的研究领域进展。此间证本质研究的基本趋势是：①证本质研究触及的病种越来越多，五脏诸证的本质研究全面铺开；②参与观测的客观指标遍及不同层次和类别，追逐高新指标成为时尚，开始由单指标研究过渡到多指标研究；③提出“微观辨证”新术语，对其内涵进行界定，并开始在临床尝试推广这种辨证方法。这标志着对证本质的探讨似已转入初步应用阶段。这一状况显示，证本质研究保持继续发展的势头。

在 80 年代，与证相关的各类研究齐头并进，犹如进入攻坚阶段。此时，各种类型的战略研讨绘制出多张 2000 年中医证研究进展的宏伟蓝图，使我们确信，证之奥秘届时将初步揭示清楚。

以上所述，即是证的研究由起步到高潮的基本发展过程。

然而，进入 90 年代，证的各类研究急转直下，战略研讨预

示的美好前景日趋渺茫，整个中医界陷入困顿、迷惘和无奈之中，中医证的研究连同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闯进新的十字路口。症结何在？何去何从？业已成为普遍关注的焦点。

参 考 文 献

- [1] 任应秋.中医的辨证论治的体系.中医杂志,1955,(4):19
- [2] 陈小野,等.实用中医证候动物模型学.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3.2

(梁茂新)

第二章

证本质研究的困惑与启示

证本质研究，又称证实质研究。这是证的各类研究中开展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类研究，是中、西两种医学深层次沟通与对话的基本方式。这一研究的近期目标是，寻找和确定中医证的客观检测指标，对证进行定量的表达；远期目标是，用客观检测指标对疾病作出定量的证的诊断；于是，便实现了这一研究的最终目标：以现代医学的客观检测指标为中介，实现中、西两种医学本质上的交汇与融合。

应当承认，在证本质研究方面，学术界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整个研究主要围绕五脏证、八纲证和气血证展开，抓住了中医证的核心内容。选用客观检测指标来自各个系统，大至器官水平，小至分子生物学水平。在各项具体的研究中，人们都无一例外地获得了预想的结果，验证了中医证的科学性，找到了沟通两种医学的中介物。研究者也从中找到了自信和成就感。

然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我们从整体上进行考察时，事情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证本质研究的困惑也油然而生。为了把证本质的研究继续推向深入，以下就来全面考察证本质研究的困惑之处，以便从中获取有益的启示，寻找解惑的正确思路与方法。

一、五脏证本质研究的现状与困惑

几十年来,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研究者们把证本质的研究,作为中医研究的重要方面,力图通过该项研究揭示中医学术的奥秘,使中医的证和辨证论治更加科学化、客观化。特别在五脏证本质研究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采用了丰富多彩的现代医学方法和手段,对肾虚证、肾气虚证、肾阳虚证、肾阴虚证,脾虚证、脾气虚证、脾阳虚证、脾阴虚证,心气虚证、心阴虚证,肺气虚证,肝气虚证、肝郁证、肝阳上亢证、肝火上炎证、肝风内动证等单一脏的证型,以及脾胃气虚证、脾胃虚寒证、脾胃阳虚证、肝郁脾虚证、心肾不交证等两脏并证及脏腑并证等,进行了各种客观指标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出现了苗头和希望。但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同时也带来困惑与迷惘。下面就五脏证本质研究较多的有关证分析如下:

(一) 肾本质研究的现状与困惑

肾本质的研究(包括肾虚证、肾阳虚证、肾阴虚证等)始于 50 年代末。从肾阳虚证本质入手,首先发现肾阳虚证患者 24 小时尿 17-羟皮质类固醇(17-OHCS)降低,提示肾阳虚证肾上腺皮质功能低下^[1]。经过 6 个阶段对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下丘脑—垂体—甲状腺,下丘脑—垂体—性腺三轴内分泌系统进行了长达 10 余年的研究,先后涉及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循环系统、内分泌系统、神经精神系统等多个系统,支气管哮喘、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神经衰弱、红斑狼疮,妊娠毒血症、功能性子宫出血、溃疡病、结肠炎、风湿病等多种疾病。采用了尿 24 小时 17-OHCS、促肾上腺皮质激素